

金史

卷一百五之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56)	
函號	別 10	1



金史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淺草文庫

程案

任熊祥

孔璠

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脩

楊伯雄

兄伯淵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案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卷一百五

列傳

四十三

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程一舉冀次于
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宋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
及冠篤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
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爲史
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
兼右諫議大夫宋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
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籟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
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
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
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
不知聖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
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
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
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
無羽衛甚非肅禁籟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
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
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
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旣來然後馳射
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
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謚

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
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
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
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
振古無前止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
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
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
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
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
汙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

民失業今鑿輅省方將憲吉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
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
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
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又曰臣聞善醫者
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
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
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
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
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
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

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宮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闢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議贈上太祖尊諡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案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園爲後唐宰相園孫睿隨石晉北遷遂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晷曰旣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養親晷雖不許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筈同

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
磁州刺史開封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
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詔
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一百
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以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
御題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
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契丹賊
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詔公卿百官議所
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下以勞民爲憂
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

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七年
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
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
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三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
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卽位興制度禮
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
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
左氏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三月戊
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

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璿卒子

拯襲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第總襲封加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關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元措字夢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人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卒

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奉祀致仕范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拱撰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上劾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

令九曰延問十曰畏慎十一曰節祥瑞十二曰戒雷同
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
能盡用也久之權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
什一稅民名爲古法其實裒歛而刑法嚴急吏貪緣爲
暴民乂罹兵革益窮困陷罪者衆境內苦之右丞相張
孝純及拱兄侍郎異極言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
從異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爲黨兄
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寧爲百姓言之乃上疏其
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歛弊什一稅民本務優恤官
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卽從而亦

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者凡千餘人豫
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稅法民猶以爲重也齊廢梁王宗
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
稅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蘓息拱慎許可
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郊
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父
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
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
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
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旣都燕當

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鄴鎬以吳嶽爲西岳
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
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
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
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
卒于家年七十四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
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
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
度副使改寧州刺史海陵卽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

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調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
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舍道
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
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
至親臨奠賜錢千萬其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
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
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
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摺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
憐樞者道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

罪廢獨樞治狀入優等躡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
宮室選樞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鞠治太原尹
徒單阿里虎出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
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
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
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
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
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
彥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故用樞以佐之遷山
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脩字脩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
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瀾故人姦
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太興府治中授
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脩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
今聞專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
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
福耶尋命贖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戶冒請粟三
萬餘石爲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
上曰人多言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
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遼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

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拽辱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
勅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章宗卽位擢同知大興府
事審錄官奏脩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歛迹無訟獄
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
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
劔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弒熙宗誅死意難之
於是詔下禮官議脩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
吹武賁班劔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劔其王公以
下鹵簿全無班劔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
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劔羽葆

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脩及諫議
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暉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
官禮官卽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況卿等乎
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
時僧徒多游貴戚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
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脩曰奉上命卽令出之
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
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
行事乃自陷於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
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饑盜賊多

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
乞致仕上曰脩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
和七年卒年七十五脩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
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
選極有風力如王脩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清泰中
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晉主北還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
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
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轉
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

陳訴實欲劫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
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
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
他日海陵恠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
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纂立數月遷右補
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
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
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
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
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

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

憂伯雄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鑿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陁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

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涼陞徼巡果有疎虞
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
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
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
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曰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卽當面陳
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一時
如後世何羣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
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
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

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揚詹事以愧
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
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徒河中尹
卒年六十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
聞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
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
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爲司計郎中知平定
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
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羣盜蠡起州郡

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蕭貢字貞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
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
補兩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爲能卽用之擢監察
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
養左丞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
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按牘不涉更
議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叙名器不務慎
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
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
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專用董
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
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
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
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
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太安未改彰德軍
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
度事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
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
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諡文簡貢好學讀書至老

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离刺等教之其後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祕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請締達

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難干懷久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諡文成子二十章宗即位以爲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畧曰今邊備未徹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

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
坐以事囑警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爲鄭州防禦使未幾
復爲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
軍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
于州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戶部
主事遷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
起復尚書省都事戶部員外郎太安間平章政事獨吉
思忠叅知政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
叶處置乖方翰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

嘗有言召見撫慰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
貞祐初爲翰林直學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
度方殷改戶部侍郎宣宗遷汴翰規措扈從根草至真
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強本謂當哀兵徒徙豪民以實南
京二曰足用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
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
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既以省官且易於備盜
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稱幸之意上略施
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軍節度使都水
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南京廢事草

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
主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
署建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
而去調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闕調崇義軍節度
判官補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
右司都事遷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
貞祐初轉祕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
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
以濟饑者全活甚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
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幹可安集百姓遷戶部尚書三年
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贊曰程棗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
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
學劉樞之練達王脩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
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
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
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
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金史卷一百五終

金史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張暉

張行簡

賈諡謙

劉炳

木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暉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金史卷一百六

列傳

一

張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太
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爲皇太孫復爲
左贊善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
人請赴宴曄曰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
其知禮使還遷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
起居注如故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
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爲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
在殯曄奏仰惟聖慈追念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
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
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

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曄上疏曰陛下卽位因民
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
爲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
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
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
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
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書孫
卽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曄及兵
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侍參知政事馬琪論曄曰百官
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

謂宰臣曰鎬王視永蹈履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獄決矣霍王從彘母早死温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問從彘母服曄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也從彘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曄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曄曰陛下卽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逾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

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廢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焉頃之翰林修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曄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曄不復請遂止曄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

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
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
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卽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
太常博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
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橫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
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橫賜未晚徒單克
寧肆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
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
士院更定曆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

然後賜名詔翰林待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
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卽以閏月爲三月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
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
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不可用道用當
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羣臣屢
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行簡奏曰往年
饑民棄子或旬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爲收贖或其父母
衣食稍充卽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歲流離道
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搶奪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

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中
書行之又之兼同修國史叅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
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生日百官通
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
執以下須羣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不答拜今尚書
省宰執生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答揖
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謂身坐舉手答
揖近於坐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
未安別嫌明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生日令三品以下
官同班賀宰執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答揖上曰此

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
禮部蓋嘗參酌古今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
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宰執生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
賀起立答之自此始行簡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
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
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
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承安五年遷侍
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二年爲宋主生日
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瑋戒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
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皆

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聞前奉使者過
淮每至中流卽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
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
論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簡
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
荅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
馬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
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荅之仍曰太祖雖
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
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

使上調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
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
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爲務庶幾
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
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旣一定矣有告欲別
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
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
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一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
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
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

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塔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
可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
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
扎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于天常自貽伊戚藁葬
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
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
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
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旣行理須降詔卿
草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
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并

進詔草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
修史如故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
東海郡侯嘗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
豈可拒絕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
宋相爲敵國歲奉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辨捷之
人徃與議之庶幾有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
異同大槩以和親爲主焉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
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
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
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

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以軍期補弊修壞以
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於隨州郡及猛
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
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章政事高琪
盡忠右丞賈謚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此權參政
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興以來曾無寸補况
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官竟
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慤慎密
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縉
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

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
記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贊曰張曄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
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隣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
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
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
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
職左司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
差繆若武庫署直長移剌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

典輿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黃
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
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
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
宜據其任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
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
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
明宮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
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上怒甚
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

曰汝言諸王皆有覲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此何等
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旣而以議衛
玉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月降爲寧
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
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
武定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
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
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諭之曰朕
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
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

二百五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盜并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壩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相端平章盡忠以

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卽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廢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

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螫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是矣中黃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卽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劔卒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旣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

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
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劔
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
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
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
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
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
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
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
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

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
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
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
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
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
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
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
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
命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
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

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
親勲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
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
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
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
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
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
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强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
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廢奢
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
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
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
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
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
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
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
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
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
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
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

侵民則兵民和歛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爲武衛軍鈴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輓轡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絲十端青宜可內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溫與高琪俱出界

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溫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祿朕不吝也詔封吳曦爲蜀國王高琪爲封冊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有違禮生事卿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旣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爲二出者戰

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蒲
察桃思刺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
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攻馬連
寨以窺湫池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安三
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紕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縉
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紕
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
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
琪曰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卽行之朕
但責成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
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紕石烈執中戒之
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
懼誅十月辛亥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
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一行將
士遷賞有差丙寅詔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
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
烈直長撒合輦累會陳奏方慎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按
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
本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
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故降此詔頃之拜平

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市馬西夏今肯市
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邊部落馬亦不
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閱三日復奏曰河
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足用宣宗
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論所司令加意也貞
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
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匠
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
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
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

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
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
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爲憂因入見屏人
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旣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
自安復欲結高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
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
間見主上實惡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
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
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
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

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誰爲陛下盡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控劉溫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違中都帥府約束溫卽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素蘭復奏曰高琪本無勲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如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招亂軍已而無功復以爲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亂紀綱禍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泄也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疑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

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
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爲帥以厭衆心不報御
史臺言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
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
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
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
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
在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
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
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
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
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
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
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
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
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
之家災傷關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
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
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
降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爲稱職止從

金史卷之六
平定 一
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
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
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爲招撫
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
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正月癸
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
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
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
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
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

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
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
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
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
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
人煙絕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權塲每塲所獲布帛數
千疋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疋銀數千兩兵興以來
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
計也今隆冬沍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
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

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
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專機皆可以成功臣雖
不肖願効牧豎馭卒之智伏望宸斷詔問尚書省高琪
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
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
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上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
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
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
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詔
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爲訪問陞
下博采兼聽以盡羣下之情天下甚幸宣宗嘉納詔集
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思之不用一言是
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
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
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
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
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
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
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
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

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
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
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
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刺胡魯以告尚
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
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
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
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又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
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
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刺蒲察胡魯各杖七

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
遷汴戒彖多厚撫此軍彖多輒殺乂軍數人以至于敗
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終身以爲恨云
移刺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閣門
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遙授同知慶州事權
迪列乂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
使曹王傳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乂軍
無功平章高琪比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
文字完顏素蘭嘗向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
南府事無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

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爲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虺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紕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祗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卽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金史卷一百六終

金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
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
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
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

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
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
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
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入追胥走
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
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
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
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
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
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
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
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
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
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踈遠若此乞
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
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舉
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
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
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

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二十餘年其間雖兩經
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
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
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况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
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
知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
唱或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
所權止管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
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
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

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
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
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
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
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法焉尋爲同
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
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臨潢府路
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
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
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

其議勅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此應詔言事者
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
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
論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卽申聞以致
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
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
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
東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
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糶者旣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
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糶者
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
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
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
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
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
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携
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
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况
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
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

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勅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卽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

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八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旣而括地官還言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柰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

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刺都閱視田數及
訪民願發兵與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
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卽宣布朝廷欲發
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
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旣
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
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
才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
事者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
者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
年一推物力惟其嘗簡靜而重以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
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歛卽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
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
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
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
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
元戶輸租其所徵歛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
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
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
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

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着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大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旣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諱始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爲

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旣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卽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征軼未嘗已也旣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于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

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
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
北生靈又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
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
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
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
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礪言臣
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
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
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歛桑皮故紙錢七
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
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
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
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
易爲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爲
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寶從權制變
皆由于上尚何以煩民爲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
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
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
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

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
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
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
所望矣時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
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
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
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
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
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力旣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
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

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父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
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
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
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
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
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
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
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
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
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

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蔭人免當俸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陞本勝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陞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穫上從之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建議權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權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未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權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督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旣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陞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

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辯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

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爲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帛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

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躡遷榮祿大夫仍諭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爲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爲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

對曰昔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又明憇于殿下仍勅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迺謂羣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爲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卽用之汝礪對曰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哀宗初卽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抄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爲人慎密庶幾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爲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爲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僉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爲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宗卽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卽位必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

金史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三十一
陛下命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卽賜召見褒顯獎諭
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
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
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
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
守信賈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
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
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
賢智莫能任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
是上皆罷之權元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

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
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
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
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
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
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
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
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有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
成也又矣頃北使旣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
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

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敵哉宜
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
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土
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
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與屯忠孝括官民
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
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已功凡鼎
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
糧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
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
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卽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
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
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
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
與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與胡沙虎爲黨歷數其
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
與政乎願卽罷之上曰朕始卽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
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
魯曰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

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卽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
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
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
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爲約束
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
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
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
人代之矣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
其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
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
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
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
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勅牒求任選
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
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
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
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
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四年二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
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言參議官王澮
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

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廟無乃愧於漢
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五德之
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
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錄止稱
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黃帝
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
况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
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
之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
下焉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太
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
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
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
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爲中理向非卿言
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
二月行信以父暉卒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
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
惡不附已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
詆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
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切感之議者不

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

進局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勅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

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
參知政事梁瑄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
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錄在永汝礪已充
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二年三
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諭之曰初
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
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幹當
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內族合
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
表乞從未減高琪以爲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曰

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
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僞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
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爲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
授焉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
世宗勅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
三十餘年有同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爲例之事也
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
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
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
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

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
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卽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
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
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
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錠幾得馬千疋云
生羗木波諸部蕃族人戶蓄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
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
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
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
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
良馬千疋此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曰比者沿邊
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願
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
以爲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
各有定數後竟停罷况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
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
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
以饋獻爲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
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
矣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

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
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
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
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
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
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
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旣物故給
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
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
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
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正如卽罷之恐其失所宜限
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納焉元
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内觀察使二
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未幾致仕哀
宗卽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
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泮
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
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
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
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

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知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媚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裋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蹇諤言無避忌然一遭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金史卷一百七終

金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六

金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
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
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
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金史卷一百八

列傳

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
急遞舖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至寧初中都
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爲
秦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
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
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表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
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
如進官陞職下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
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
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

蔡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
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
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
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
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
雖有復業殘民耆老幼苜蓿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
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
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若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
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一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
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

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
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
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
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
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
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旣清兵無所
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
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
旣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
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
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
方畧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
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
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
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爲防
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入各爲用上從之四年正
月大兵畧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
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
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
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

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
左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為
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
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
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
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
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倉
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料况今累值兵戎農民寢少且
無雨雪闕食為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二月伏
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夫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
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
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
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
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為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
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
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
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
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
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願朝
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

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嶺諸院戍卒幾四千今兵旣
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旣
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邊舉一事而獲二
利臣敢以爲請詔趨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寢少而
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
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
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
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
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
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歛以裨
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
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
河東其與不歛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
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賈販
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
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卽檄所司而潞帥必蘭
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撥闕本軍去其冗者
部分旣定上下旣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
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
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

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卽
爲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
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
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
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
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陀
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
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
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法用恐未卽遵行乞詔河南
行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示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
兵已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
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旣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
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
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
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何者都城被
圍四方無援爲恨明勅將帥若京師有警卽各提兵奔
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
軍必蘭河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徒單百家領兵
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

京師與主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儻
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
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
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
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
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
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
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
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
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畧司
相與會兵以為夾攻之勢方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
渡而去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
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
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
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職之衆使為鄉導或驅
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
為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
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
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
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

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
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
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
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
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
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
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
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
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
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
聞昔恭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
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
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
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寔以疲乏
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
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
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
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
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
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

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恭和再修舊好練兵
時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
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
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
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
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
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
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
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
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
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
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
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
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
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
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
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
也臣愚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
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于士氣益強民心益固
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

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爲諸軍旣進無復可議遂
寢旣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
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
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
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
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
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
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
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
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

旣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
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
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
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
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
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
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
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旣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
至于掌兵及守禦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

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
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
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
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
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
裔移剌蒲阿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
裔等奉詔宜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
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襟之地乞諭帥臣
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
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

上甚是其言遂詔諭之胥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
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
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已遠甚欲以自代胡魯
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
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
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
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
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
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
都監完顏間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愚不知其可詔從

鼎便宜規畫是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
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
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喻曰卿專制方面凡事
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爲逗遛也四年進
對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
好復爲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
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
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爲害甚重
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
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
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勅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
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
臣經練國事嘗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
者諭意焉六月晉湯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
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
殆不可則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
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
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
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
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

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
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
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
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
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
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
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
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
爲嫌避且君臣均爲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
殆爲過計况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
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
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
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
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
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
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
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戶部主事與王說規措西
北路軍儲以代張偉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
除焉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翹使請出募軍

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
丞李迥秀分詣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
紫荊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僉樞密院阿
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
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
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陞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
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
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
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
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
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
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小却則棄
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
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
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
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况
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
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
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關員又所任者皆柔儒不武宜
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

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
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
頻併民力困敝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
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
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
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旣無功其濫注
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
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
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
者多用世襲之宦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

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
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謀者
間摯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朕素知豈容
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
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
兩路最爲要地而貞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
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
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
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
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

是時河北大饑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
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殮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
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
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
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
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
糴千古譏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
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
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
販爲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
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
皆楊安兒劉三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
者交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
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邳州碭子壩得
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爲亂摯
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
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
不從卽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等州
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顏
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花五夏全

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
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
嗷實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
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
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
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
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
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
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
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
曰民饑且死而尚爲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
副使黃摯阿魯答破李全於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
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
默白招撫副使黃摯阿魯答願爲內應阿魯答乃遣提
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黨于忙兒者皆在
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爲阿魯答
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
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
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
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

堠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
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
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
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
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
恐分其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
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
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
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
難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
况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
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摯乞募選爲
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
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
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
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內
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
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
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
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

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
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沐陽之地可以
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
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爲山
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戢懼禍及已
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卽遣兵捕之訊竟
具伏汝霖及戢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夙戚誼
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
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裏城畢工遷官一階
四年七月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
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卽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
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
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
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
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
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
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
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大兵所殺摯爲人威嚴御兵
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
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
議大夫擢為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
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二年十一月出為彰
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
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
月授陝西路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為御史中丞
三月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求備數務在
得賢竊見今場會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
革其弊依大定舊制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
恭和例行之是月拜參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

平章胥鼎同事坊秋三年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
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
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司諫郭著往闕其迹撫
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
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寢困胡
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
從之時以為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州胡魯上言
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
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必耶臨
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取

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
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
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
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
承裔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息然後取
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
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
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
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
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
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
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邊堡
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
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
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
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寔朝
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
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
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
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

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爲
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
頴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
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
剽劫田穀雖熟莫敢獲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
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
成柰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
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
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
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旣兼採訪自今其
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
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遊執政門胡魯亦不
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
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
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
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
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
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三年
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
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胡

嘗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焉哀宗即位以
有開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
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
宰下追吏民皆嗟惜之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
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
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衆託
安石使赴行在安石問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
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官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
年累遷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

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默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
之計守和爲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
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
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
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
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
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旣衆
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
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及
哀宗卽位正大元年擢爲同簽樞密院事二年復御史

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
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
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
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
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
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摯守
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
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
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

夫

金史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七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勳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

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
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
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
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踈斥忠直以致小人日
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墮風折城門之關火焚
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
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
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
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葺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
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
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
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
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
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
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
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
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車
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
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
議軍事迴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

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亂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刺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軀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

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未清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卽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勦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如賢能樹姦

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
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
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
罪也及亂軍爲變以黨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往
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爲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
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
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
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
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
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

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劓以陛下何惜而不去之
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又食厚
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
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勲舊乞
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同事足矣上曰如
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素多同心同德
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
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
思之素蘭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
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

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爲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閑選法紊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宮新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卽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擢爲內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

史興定二年四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侍局副使內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素蘭將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蘭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通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爲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上是

其言於是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羣臣議修復河中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叛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註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榜笞之下者多矣素蘭命華及檢法邊澤分別當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戶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叅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

撫使旣而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
害素蘭莅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
流頗可稱自擢爲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
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爲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
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叅政侯摯初以都
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
政蓋欲責其報効也旣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
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權酷豈
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

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
夜講求其故啓告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
特賜省察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
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
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卽
罷祥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汾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艱
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爲讎一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
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
餒而不救哉况軍民効死禦敵使復乏食生亦何聊人

心一搖爲害不細臣謂宜於太陽孟津等渡委官閱視
過河之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利其厚息
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爲重詔兩
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依規
請制可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盜
起州遣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將兵討之而乃大掠良
民家屬爲驅甚不可也乞明勅有司凡鶴壽所虜俱放
免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爲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
幾河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
歸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爲奴婢法仍許

諸人告捕依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
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
總領官一人並以宣差從宜爲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
軍之長偏裨之屬尤多無賴輩徵逐宴飲取給于下日
以爲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此輩小人
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
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七月上章言陛下以
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
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
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

廢之卽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旣以宰相任之豈可使

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卽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

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宵臆威福自出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日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纚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騾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切見官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已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

金史卷一百九 刑傳 十一
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
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
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
百姓薦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
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
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
勝其害者况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
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
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
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

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
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
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
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
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
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
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
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歛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
邊事亦將坐困况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於
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

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糜廩給
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
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
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
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
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
品以上官同議爲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卽位
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
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

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
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
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
朝授一官暮陞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
旣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
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
授宜於減罷八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
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
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
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

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歿城守則闔郡被屠豈
皆士卒卑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
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
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
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
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哀刻納其饋獻士卒因
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
頃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怯
死事豈不難哉况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
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

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
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
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謀克之
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
人而已又爲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戶所
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
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
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饑寒不足曷若裁省冗
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
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

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
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
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
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
不限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
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
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
節至于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
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
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有農夫不
能養一戰士奈何賤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
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
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
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
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
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
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
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
如此則人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
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

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
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
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
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
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
放歸山林之語故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
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爲
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
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
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
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卽修之未晚
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坐銓選吏
員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填開封警巡判官見闕爲京
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補闕十二月言
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及臺諫同奏
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
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爲
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
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早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今河
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

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寃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
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
而不能有爲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
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
吾民斗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
帝王之兵責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
出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
羣臣諭以陝西事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
來何以支持朕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爲如
何又言和事無益撤合犖力破和議蹇不言今已遣和

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獨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
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
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
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監察御史完顏習顯
從而和之土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曰和事固非上策
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以
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爲然明日又令集議省中
欲罷和事羣臣多以和爲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而事
竟不行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大睦親
事撤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撤合輦竟出

爲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一
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
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
人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
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
陳規輩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
敢爲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以
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
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
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

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有
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
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
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
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
年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
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
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
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

與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願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旣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荅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况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

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
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
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
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
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
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
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
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
都城旣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
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

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
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
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
者卽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
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旣苦於敵役
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清野計
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
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緩急
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
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

敢入宜卽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
論者率皆草澤踈賤之人况在百僚豈無爲國深憂進
章疏者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
策出矣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
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
皆酌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刺上言曰禮義廉恥以
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
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
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
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
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
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
行武功闕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
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
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旣亦然吾復何恥
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
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
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
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踰關
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閔鄉境

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
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
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
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
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
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
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僞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
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
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于
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
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
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
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
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
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旣而丞相高琪等奏百
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然之時
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
曰臣以爲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
聞則上下相蒙懲勸無所施矣上嘉納之古以朝廷欲
舉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

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賁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偽爲歸附以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今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理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迺未見也况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歛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旣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其言卽命古草議和牒文旣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粘割校失劾權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校失以聞削官一階解職特免殿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上曰

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趨召之復拜
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
敷百家奴暨刑部侍郎與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
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
百姓之意且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
必見強也迺諫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矯
徇衆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捍導擁護呼拜謝而
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諭旨曰百
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閱實以聞與屯胡撒合
既下獄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
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哀宗初
卽位召爲補闕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
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
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沂流而上老稚爭
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
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
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尙者遇事輒言無
少隱上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
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
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

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爲不行議者惜焉尙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

贊曰宣宗卽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督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金史卷一百九終

